



淮南文史资料整理工作与淮南
党委政府的史志工作互为补充，相
得益彰，日久弥新，持续发挥“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
不断展现其特有的魅力。

HUAINAN WENSHI ZILIAO XUANJI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政协淮南市委委员会◎编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HUAINAN WENSHI ZILIAO XUANJI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政协淮南市委委员会◎编著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政协淮南市委
编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396-6262-6

I. ①淮… II. ①政… III. ①文史资料—淮南
IV. ①K295.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3267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秦 雯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32 字数: 5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编委会

主任:李忠

副主任:方严 姚辉

委员:李忠 方严 姚辉 颜冬松 沈颂广 杨武
杨少军 周本柱 程晋仓 刘全 刘庆芝

主编:沈颂广

执行主编:程晋仓

副主编:杨武 程晋仓 刘全

前 言

淮南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正式与大家见面了,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相信大家还记得,2013年12月,政协淮南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组成后的第一年,推出《百年淮南钩沉》一书,将1982年以来历届市政协编辑的共十五辑淮南文史资料精华部分汇集成册。从那以后,市政协即着手开展《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的资料征集编辑工作。2014年元月,市政协向社会发布资料征集启事及《新中国成立后文史资料征集选题提纲》。截至2017年3月,共征集文史资料文稿一百五十余篇,字数约九十万。在此期间,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分管主席的领导下,积极担当作为,付出大量心血。2017年4月以来,市政协数次开会,讨论审核《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的栏目设计及文稿采用等事宜。回顾起来,这本书的出版,竟然经历了约四年的努力!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分设《往事漫忆》《军事纵横》《人物述林》《社会杂谭》《史海钩沉》五个专栏,用稿百余篇,字数近五十余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把握了三个原则:一是“三亲”性,即资料文稿记叙的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二是地域性,即资料文稿所反映的人和事,基本上是淮南地区的;三是可读性,即资料文稿应文风朴实、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有一部分资料文稿过去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因符合上述原则,为丰富、充实本书内容而被再次采用。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而开展起来,是政协一项独具特色的经常性工作。这项工作与党委政府的史志工作



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我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会顺应形势,历久弥新,持续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不断展现其特有的魅力。

衷心感谢所有为《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的编辑出版做过贡献和提供帮助的人们!

(淮南市政协主席 李忠)

目 录

前 言	李 忠(001)
-----------	----------

往事漫忆

回忆我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单星口述 程晋仓整理(003)
方冰和《歌唱二小放牛郎》	新 丁(009)
谢家荣发现八公山煤田始末	柏固山(011)
新四军老同志郑锐关于倪荣仙的一些片断回忆	程晋仓整理(015)
关于淮南解放前后的一些记忆	唐素兰口述 程晋仓整理(018)
参加接管淮南铁路的经过	张体元(022)
淮南煤矿解放第一天	韩景顺(025)
淮南建市初期的文化建设	田富华 王 彪(027)
1958年梅兰芳先生赴淮南演出	黄丽娟(030)
回忆当年我在淮南二中求学的艰难历程	方德坤(032)
一张十分珍贵的老照片	黄望清(035)
回忆在淮南工作时的事情	丁继哲(037)
回忆两淮煤田大开发	丁继哲(039)
大学校长的艰辛历程和美好记忆	宁宜南(047)
应势而生的“法律业大”	米丘兰(062)
回忆淮南联合大学的创办过程	高新民(066)
回忆淮南联合大学创建的经过	宁宜南(076)
亲历淮南三十年科技发展	冯立林(078)
淮南新集煤矿建设记	张超文(084)

关于淮南矿务局合成材料厂当年考察引进美国生产线的回忆

- 朱厚勋(088)
- “安澜牛”诞生记 李 忠(091)
- 钱学森教授对我的殷切教诲和真诚关怀 杨春鼎(095)
- 见证建市 60 周年 白彦武(104)
- 听老艺人讲花鼓灯 蒋法武(106)
- 二十年的相守:中国豆腐文化节 李 忠(123)
- “中国豆腐之乡”花落淮南纪实 刘银昌(133)
- 京台高速公路永淮连接线的修建始末 李玉昌(136)
- 婺源一夜争高铁 花学筑(141)

军事纵横

- 舟楫潮头汪家庙 程隆嵩(147)
- 倪荣仙率部参加抗日散记 程晋仓(150)
- 彭雪枫率部挺进淮上 程隆嵩(153)
- 抗战时期的潘集 程隆嵩(156)
- 反击谢家岗日伪保安队 黄华利(159)
- 关于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 单星口述 程晋仓整理(161)
- 高皇挫顽军 程隆嵩(166)
- 段金波在怀远 段忠贤、汪积祥、汪积康口述 汪积瑞整理(169)
- 解放初期的淮南警备司令部 张东营(172)
- “华中人民反共救国军东路军第二纵队司令部”案件破获纪实
..... 张东营(173)
- 军统“长淮情报站”“反共救国军安徽地区游击支队”
特务组织覆灭记 张东营(178)

人物述林

- “淮南第一矿”的开采人——林文瑞 管德宏 张玉奎(187)

程士范传略	李成荃(190)
谢家荣教授传略	张立生(194)
程东方烈士传略	程之光(199)
追忆程东方烈士	程龙波(202)
投笔从戎矢志抗日的方松山	方惠康(208)
方书年烈士事略	官崇家 方惠康(209)
段金波同志传略	(210)
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叔叔	段书贤(220)
抗日老兵廖多愉	廖多难(223)
回忆方诗恒先生	寿 民(226)
空军将领胡开德	程之光(234)
矿井地质理论创建者柴登榜教授	乔国良(236)
从事医疗卫生事业 60 年的共产党员王积惇	刘银昌(252)
连任“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杨永良	夏访秋(256)
新中国马拉松第一人——淮南矿工张亮友	夏访秋(268)
“撑竿女飞人”蔡维燕	段开泉(271)
新加坡国家乒乓球队原主教练王小克	苏 寻(277)
淮南著名京剧演员俞宗莹	马 啸(285)
书法大师杨家麟	许治安(291)
著名书画家、诗人铁蒲先生	夏访秋(297)
画家、陶艺家韩美林	庆 胜(308)
荒芜先生的诗意人生	刘 琦(316)
矢志文学的李恒瑞	邹 辉(321)
安徽高级工艺美术师朱兆龙先生	万 翔(327)

社会杂谭

高皇程姓	程隆嵩(337)
孙氏述祖	孙广瑜(344)

“寿郢”缘起	陈得时(346)
刘安的絮语	淮战科(351)
上窑山之名的演变	汪长洪(357)
上窑古镇与上窑山水	李传胜(361)
洛河古镇几座知名的古建筑	官崇家(368)
洛河古镇的三条老街	官崇家(371)
马场庙	宗 晖(372)
高皇寺始末	程隆嵩(377)
尹祠探源	尹 茜(384)
淮滨电影院今何在	汪积瑞(389)
郭沫若为凤台县题字	周志俭(392)
亨得利公司以 60 年的行动诠释“亨”“得”“利”	
.....	宋长汉 刘德文 樊传德(393)
探寻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泥塑诞生始末	夏访秋(401)
淮南市体育场馆的历史变迁	黄丽娟(405)
记忆中的田家庵淮河路	汪积瑞(407)
田家庵姚家湾的工业	汪积瑞(411)
淮南市市井文化拾零	汪积瑞(413)
田家庵老街记忆	陆莎薇(417)
“美龄号”机车的淮南情缘	曹多余(422)
我的收藏经历	苏正礼(424)

史海钩沉

三烈士故居纪事	曹云屏(429)
高皇早期的“地下党”	程隆嵩(448)
许光达在淮南	管德宏 廖光龙(458)
实行“三三制”的凤台县行政委员会	程之光(463)
署潘集的风台县抗日民主政府	程之光(466)

方惠洲与淮南煤矿	方惠康(471)
抗战胜利后淮南矿区的日侨遣返	蔡长庆(473)
胡之光殉难	程隆嵩(475)
高皇地区的儿童团	星 曜(479)
为何廖传枢没有在起义通电上签名	廖多难(483)
廖氏子弟与淮南解放	程晋仓(486)
新庄孜矿解放始末	李瑞等(495)
关于倪荣仙解放初期出走的散落记叙	程晋仓(499)
我所知道的有关周志强和倪荣仙的点滴事情	宁宜南(502)



往事漫忆

回忆我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单星 口述 程晋仓 整理

1926年，我出生在安徽省定远县杜集东（当年归定远县管辖，现已划归长丰县）一个农民家庭，今年（2015年）90岁。1940年，我14岁时，在家乡参加了新四军，后来随部队南征北战，1949年淮南解放初期，我随部队参加接收淮南矿区，便来到淮南工作。

回想当初参加革命时的那段历程，我认为纯属偶然加机遇。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华的战火不久就燃烧到了我的家乡——定远。当时杜集附近是国民政府的牛登峰部队、共产党领导的江北抗日武装、日伪武装3种力量在此相互拉锯的三角地区，日本侵占家乡前，我和张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淮南市政府副秘书长）等几个人正在国民政府办的因战乱由滁县果河一带迁到家乡吴家圩子的省立第十一联中预备班念书（当时我在杜集其实连高小四年级都未上完，因为家乡青年都跑去上学且也不严格区分年级，我也就随大溜去了）。我清晰地记得，当年上学后一个多月，我们从学校回家，正是家乡的农户们砍过黍秫的季节，不久便逢上收山芋，这时就听人说日本人攻下了南京，且正往滁县这边进攻，学校也准备迁到寿县去。身为寿县孙状元（清代咸丰时期的状元孙家鼐）族裔的学校教导主任孙某楠告诉了我们这一消息，我就同一个侄子跑回家同父母商量是否到“迁校”上学的事。听说要迁校，父母还是下定决心让我继续念书，说筹钱读书的事不用我操心。（当时我在十一联中上学是搭伙制，每月伙食费4元，只要5元钱就能在学校过一个月。）父亲对我说：你很快要去寿县上学，走远了，要花两三天时间去亲戚家，如姑娘家、姐姐家说一声，告告别，我在家准备准备。当两三天后我回到家时，发现我家的一间大屋中原堆积的一大篾笸子粮



食中有好几担黍稷不见了，稻子也没有了。我问父亲怎么回事，他说你不要管。我去问母亲，她说请人累了，打成米卖了，我说还能都卖掉了吗？见瞒不住，母亲只好对我说全卖了，另外我家和邻居家共用的一头牛（俗称每户两只牛腿子）的半头牛财产也卖了，总计卖得 14 块钱（有光洋有法币）筹备供我和侄子去上学。

那时我有一个家境较富裕的家门侄子，也准备和我同去寿县，另有 4 个家住刘兴集的同学约好晚上到那边集合，然后第二天上午与我们共同回“迁校”去。晚上，父亲便送我到刘兴集的刘向成家去，因刘向成家与我们家有亲戚关系（其夫人为我家一个家门的小姐姐），他家里有兄弟两人也要与我们同去上学。到了我小姐姐家的堂屋坐下闲聊，她就问我，孩子他小舅，你带多少钱去上学，装在哪儿？我回答随身带有 14 块钱，都放在口袋里。她惊讶地说，啊！是 40 还是 14？那怎么行！她说，你装在口袋里，路上万一被土匪断路，钱一下子被土匪劫去了怎么办？你两个小外甥每人带了 40 块钱，为保险起见我都缝在了他们的袄子、裤子内层里，并且分开缝在好几个地方呢。你快脱掉衣服，把带的钱让外甥媳妇缝到小袄里面去。我说，好，好，别慌别慌，等会儿。接着她又问我第二句话让我彻底蒙了。“你在寿县那边可有亲戚？”我说，我哪有亲戚？（那时我都不知寿县在哪里）。她又对我说：“你快去问我三叔（她喊我父亲三叔）在合肥那边有没有亲戚？六安可有亲戚？立煌可有亲戚？”一下问了几处，我只记得父亲好像只在六安有个亲戚，合肥、立煌那边不知道情况，就跑到正在另一间堂屋的父亲身边询问，告诉他刚才小姐同我叙话，她问我家在寿县、六安、合肥、立煌那边可有亲戚，我说只在六安有个亲戚，她便让我来问你。他听后半天不吭声。我说你赶快讲，我还要去告诉她。他说：“我在六安哪来的亲戚？先前只在六安的一家染房里待过一阵子，是当年干活糊口跑饭（土语，指要饭）去那的，只是相识并无亲戚关系。”搞清情况后我又回来转告小姐，我家在那边没有亲戚。小姐又对我说，你去那边后，要有事怎么办？你两个外甥去寿县上学，每人带 40 块钱，另外你姐夫还专门写了 3 封信让两个小孩子

贴身带着，碰到困难了可拿信去找人帮忙。第1封信可找在寿县的孙家（孙状元家），第2封信可找在合肥的同姓亲戚刘家，第3封找立煌县的某某家。在这3个点上有3处亲戚可找。听到这，我心里顿时就打起小鼓，思想有点动摇了。她又说，寿县在铁路另一边呢，你去寿县今后回来难呀，回来还要过一个淮南铁路，你在寿县没亲戚熟人、没有钱、没学费怎么办，吃饭怎么搞，家里谁个给你送去？她言下之意让我去找父亲多带点钱。说着她还催我，让我把钱和小袄子给她，要帮我缝上。听她这么一说，我说，等等，别忙别忙，心里开始盘算：他们每人带40块钱，还有应急的考虑，而我只带14块钱并且是家里卖掉了所有粮食和半只牛才凑来的，联想到我在那边没有沾亲带故的熟人，遇事想找人应急帮忙的都没有，于是我到寿县读书的信念更动摇了。回到休息的那间屋子，我思前想后，难以入睡，到了下半夜，我去把父亲叫醒，告诉他，我决定不去念书了。他说你怎能不去了。我说，我千里迢迢到寿县念书，那边没有一个可靠的熟人亲戚，万一遇到个什么事情，没钱怎么办、吃饭找谁，连个捎信带话商量的人都没有，况且在那边这十几块钱也不够多长时间的学费，据说回来还要过淮南铁路线哩，我都不知道家在哪，我不去了！父亲半天没吭声，过了一会，说，你念，钱我送去。我说家里的粮都卖光了，连仅有的半头牛也卖了，你哪还有钱？父亲急起来大声说，卖田卖地，你都要去念书！我也来了犟劲，抬高了嗓门说，不管你卖田卖地，我都不能去了！侄子也听我的，说你不去了我也不去了，跟着要回去。说着我打起包袱推开门就走。父亲没法子，只得跟着我和侄子回家了。

天亮后其他同学启程去了寿县“迁校”。我到家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个巧事，在离我家单家庄约有一里路的一个庄子（自然村）——小赵家，我碰巧遇到在那个村里居住的赵华樟、赵华周弟兄俩，他们听说我和小侄子因寿县路远无亲不去上学的事，就找我们商量说：你们和我们住得不远，又都是熟人，你们叔侄不去上学了，能不能把学生证借给我们弟兄俩用，我俩顶你们的名字去上学。我说，你们去那边可有什么亲戚依靠？他们说，这倒不妨事，立煌县有个纪司令（国民党的一个部队司令，



外号叫纪三狗子)是家门里的表叔,如遇情况找他可依靠关照。于是他俩拿我们的学生证冒名顶替上了省立十一联中,这是1939年秋天的事情了。

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离我家约6里路的柘塘街被日本鬼子占领,鬼子一来,人们都只顾跑的跑,逃的逃,我们彻底无书可念。到了秋天,新四军张子道、杨效春的江北游击队过来了。张子道游击队一来,张子道的儿子张新民及张家礼、张大庆等(张子道的母亲姓单,喊我父亲为舅舅)纷纷参加了新四军,对街坊左右影响很大。有一天张子道来找我父亲商量,说他此次回来是招兵的,让我父亲帮助他发动村民支持新四军一些人、枪、物。(那时农村土匪多,很多是寿县那边过来的,特别是在仇集、沛河一带有个叫“三头牛”的土匪经常过来抢劫,抢姑娘、抢小孩、抢牛羊、抢财物,村民们为防匪患,便家家户户凑钱买过些枪。我们庄子共买过2支枪,加上其他庄子的,共筹集了近10条枪。)我们庄子加上我共去了4个人。到了部队后的第一天晚上,部队开联欢晚会,是杨效春主持的,人们都叫他杨主任(政治部主任),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新入伍的战士在一起联欢。内容是玩丢手巾的游戏,就像小朋友平常玩的一样,手巾丢在谁后边,谁就即兴唱歌或讲故事给大家听。我们这些新兵都感到很热闹,觉得怪有乐趣的,大家很高兴。第三天,我们由指导员顾峰(一位老红军)带着去下塘集附近的造店子(现为造集)收税,我们很快就完成了任务,晚上高高兴兴地回到大本营——杜集。记得当时收到十几到二十块左右。中午我们忙于事,饿着肚子没吃饭,回来时我们从集市上买了一大袋秫秫面外加些豆子,晚上将豆子掺上秫秫面在一起烧出稠乎乎的饭,我们一人一碗吃得那个香,人人嘴里都有种像填了蜜似的满足感。完成收税任务后的第二天,我们又由张子道亲自带队去往卜店子,那里是个三角地带,与几里路远的蒋集、谢家圩子、谢家头等地交叉,附近驻有国民党牛登峰的队伍。我们一进卜店子,一行中有老兵就根据迹象经验判断情况不对,报告张子道:“这里情况不妙。”张子道说:“大家到饭店集中,我去接其他人回来赶紧撤。”队伍中的人到街